

目 录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 (员)
- 第 二 回 千金不易父仇 一死曲伸国法 (愿)
- 第 三 回 悍妇计去孀姑 孝子生还老母 (愿)
- 第 四 回 寸心远格神明 片肝顿苏祖母 (愿)
- 第 五 回 淫妇背夫遭诛 侠士蒙恩得宥 (愿)
- 第 六 回 完令节冰心独抱 全姑丑冷韵千秋 (愿)
- 第 七 回 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 (愿)
- 第 八 回 矢智终成智 盟忠自得忠 (愿)
- 第 九 回 避豪恶懦夫远窜 感梦兆孝子逢亲 (愿)
- 第 十 回 烈妇忍死殉夫 贤媪割爱成女 (愿)
- 第 十一 回 毁新诗少年矢志 诉旧恨淫女还乡 (愿)
- 第 十二 回 宝钗归仕女 奇药起忠臣 (愿)
- 第 十三 回 击豪强徒报师恩 代成狱弟脱兄难 (愿)
- 第 十四 回 千秋盟友谊 双璧返他乡 (愿)
- 第 十五 回 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 (愿)
- 第 十六 回 内江县三节妇守贞 成都郡两孤儿连捷 (愿)
- 第 十七 回 逃阴山运智南还 破石城抒忠靖贼 (愿)

三刻拍案惊奇

- 第 十 八 回 拔沦落才王君择婿 破儿女态季兰成夫…… (圓藏)
- 第 十 九 回 捐金有意怜穷 卜屯无心得地…………… (圓藏)
- 第 二 十 回 不乱坐怀终友托 力培正直抗权奸…………… (圓藏)
- 第二十一回 匪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…………… (圓藏)
- 第二十二回 任金刚计劫库 张知县智擒盗…………… (圓施)
- 第二十三回 白镵动心交谊绝 双猪入梦死冤明…………… (圓缺)
- 第二十四回 飞檄成功离唇齿 掷杯授首殄鲸鲵…………… (圓良)
- 第二十五回 凶徒失妻失财 善士得妇得货…………… (圓圓)
- 第二十六回 吴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云里手…………… (猿藏)
- 第二十七回 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貽至戚…………… (猿逃)
- 第二十八回 痴郎被困名缰 恶髡竟投利网…………… (猿藏)
- 第二十九回 妙智淫色杀身 徐行贪财受报…………… (猿施)
- 第 三 十 回 张继良巧窃篆 曾司训计完璧…………… (猿良)
- 第三十一回 阴功吏位登二品 薄幸夫空有千金…………… (猿藏)
- 第三十二回 三猾空作寄邮 一鼎终归故主…………… (猿施)
- 第三十三回 八两银杀二命 一声雷诛七凶…………… (猿愿)
- 第三十四回 奇颠清俗累 仙术动朝廷…………… (源缺)
- 第三十五回 前世怨徐文伏罪 两生冤无垢复仇…………… (源怨)
- 第三十六回 勘血指太守矜奇 赚金冠杜生雪屈…………… (源良)
- 第三十七回 西安府夫别妻 郃阳县男化女…………… (源藏)

目 录

- 第三十八回 妖狐巧合良缘 蒋郎终偕伉俪…………… (源) 猿
- 第三十九回 蚌珠巧乞护身符 妖蛟竟死诛邪檄…………… (源) 远
- 第四十回 陈御史错认仙姑 张真人立辨猴诈…………… (源) 远
- 后 记…………… (源) 愿

三刻拍案惊奇

(明) 陆人龙 著

第一回 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

不兢叹南风，徒抒捧日功。

坚心诚似铁，浩气欲成虹。

令誉千年在，家园一夕空。

九嶷遗二女，双袖湿啼红。

大凡忠臣难做，只是一个身家念重。一时激烈，也便视死如归，一想到举家戮辱，女哭儿啼，这个光景难当。故毕竟要父子相信，像许副使逵，他在山东乐陵做知县时，流贼刘六、刘七作反，南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广府州县官，或死或逃，只有他出兵破贼，超升僉事，后转江西副使。值宁王谋反，逼胁各官从顺，他抗义不从，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”解下腰间金带打去，众寡不敌，为宁王所擒，临死时也不肯屈膝。此时他父亲在河南，听得说江西宁王作乱，杀了一个都堂、一个副使。他父亲道：“这毕竟是我儿子！”就开丧受吊，人还不肯信他。不期过了几时，凶报到来，果然是他死节。又如他同时死的，是孙都堂燧。他几次上本，说宁王有反谋，都为宁王邀截去了。到了六月十三日，宁王反谋已露。欲待除他，兵马单弱，禁不得他势大；欲待从他，有亏臣节。终夜彷徨，在衙中走了一夜。到五更，大声道：“这断不可从！”此时他已将家眷打发回家，止剩得一个公子、一个老仆在衙内。孙都堂走到他房里道：“你们好睡，我走了一夜，你知道么？”公子道：“知道。”孙都道：“你知道些甚么？”公子道：“为宁王的事。”孙都道：“这事当个什么？”公子道：“我已听见你说不从了，你若从时，我们也不顾你先去。”孙都却

也将头点了一点。早间进去，毕竟不从，与许副使同死。忠义之名，传于万古。

若像靖难之时，胡学士广与解学士缙，同约死国。及到国破君亡，解学士着人来看胡学士光景，只见胡学士在那厢问：“曾喂猪么？”看的人来回覆，解学士笑道：“一个猪舍不得，舍得性命？”两个都不死。后来，解学士得罪，身死锦衣卫狱。妻子安置金齿。胡学士有个女儿，已许解学士的儿子。因他远戍，便就离亲，逼女改嫁。其女不从，割耳自誓，终久归了解家。这便是有好女无好父。又像李副都士实，平日与宁王交好，到将反时来召他，他便恐负从逆的名，欲寻自尽。他儿女贪图富贵，守他不许。他后边做了个逆党，身受诛戮，累及子孙。这便是有了不肖子孙，就有不好父母。谁似靖难时，臣死忠、子死孝、妻死夫？又有这一班好人，如方文学孝孺，不肯草诏，至断舌受刖。其妻先自缢死。王修撰叔英的妻女、黄侍中观的妻女，都自溺全节。曾凤韶御史，夫妻同刖。王良廉使，夫妻同焚。胡闰少卿，身死极刑。其女发教坊司，二十年毁刑疉面，终为处女。真个是有是父、有是子。但中更有铁尚书，挺挺雪中松柏。他两个女儿，莹莹水里荷花。终动圣主之怜，为一时杰出。

话说这铁尚书名铉，河南邓州人。父亲唤做仲名，母亲胡氏，生这铁铉。他为人玮梧卓荦，慷慨自许，善弓马，习韬略。太祖时，自国子监监生，除授左军都督府断事。皇侄孙靖江王守谦，他封国在云南，恣为不法，笞辱官府，擅杀平民，强占人田宅、子女。召至京勘问，各官都畏缩不敢问，他却据法诘问，拟行削职。洪武爷见他不苟不枉，断事精明，赐他字教做“鼎石”。后来升作山东参政。他爱惜百姓，礼貌士子。地方有灾伤，即便设处赈济。锄抑强暴，不令他虐害小民。生员有亲丧，毕竟捐俸周给。时尝督率生儒，做文会、讲会。会中看得一个济阳学秀

才，姓高名贤宁，青年好学，文字都是锦心绣肠，又带铜肝铁胆。闻他未娶，便捐俸，着济阳学教官王省为他寻亲事。不料其年高贤宁父死丁忧，此事遂已。铁参政却又助银与营丧葬。在任年余，军民乐业。恰遇建文君即位，覃恩封了父母，铁参政制了冠带，率领两个儿子福童、寿安，两个女儿孟瑶、仲瑛，恭贺父母。只见那铁仲名受了道：“我受此荣封，也是天恩。但我老朽不能报国，若你能不负朝廷，我享此封诰也是不愧的。”铁参政道：“敢不如命。”本日家宴不题。

在苒半年，正值靖难兵起，朝廷差长兴侯耿炳文领兵征讨，着他管理四十万大军粮草。他陆路车马搬运，水路船只装载，催趲召买。民也不嫌劳苦，兵马又不缺乏。后来长兴侯战败，兵粮散失。朝廷又差曹国公李景隆，督兵六十万进征。他又多方措置，支給粮草。又道济南要地，雇倩民夫，将济南城池筑得异常坚固，挑得异常深阔。不料李景隆累次战败，在白沟大为永乐爷所破。

此时铁参政正随军督粮，也只得南奔。到临邑地方，遇着赞画旧同僚、五军断事高巍，两个相向大哭。时正端午，两个无心赏午，止计议整理兵马，固守济南。正到济南，与守城参将盛庸三人，打点城守事务。方完，李景隆早已逃来，靖难兵早已把城围得铁桶相似。铁参政便与盛参将背城大战，预将喷筒裹作人形，缚在马上，战酣之时，点了火药，赶入北兵阵中。又将神机銃、佛狼机随火势施放，大败北兵。永乐爷大恼，在城外筑起高坝，引济水浸灌城中。铁参政却募善游水的人，暗在水中撬坍堤岸，水反灌入北兵营里。永乐爷越恼，即杀了那失事将官，从新筑坝灌城，弄得城中家家有水，户户心慌。那铁参政与盛参将、高断事分地守御，意气不挠。但水浸日久，不免坍塌，铁参政定下一计，教城上插了降旗，分差老弱的人到北营，说力尽情愿投

降，却于瓮城内掘下陷坑，城上堆了大石，兵士伏于墙边，高悬闸板。只要引永乐爷进城，放下闸板，前有陷坑矢石，后又有闸板，不死也便活捉了。曹国公道：“奉旨不许杀害，似此恐有伤误。”铁参政道：“阃外之事，专之可也。”议定。只见成祖因见累年战争，止得北平一城，今喜济南城降，得了一个要害地方，又得这干文武官吏兵民，不胜忻喜，便轻骑张着羽盖，进城受降。刚到城下，早是前驱将士多掘下陷坑。成祖见了，即策马跑回。城头上铁参政袍袖一举，刀斧齐下，恰似雷响一声，闸板闸下。喜成祖马快，已是回缰，打不着。反是这一惊，马直撺起，没命似直跑过吊桥。城上铁参政叫“放箭”，桥下伏兵又起。成祖几乎不保，那进得瓮城这干将士，已自都死在坑内了。正是：

不能附翼游天汉，赢得横尸入地中。

成祖大恼，分付将士负土填了城河，架云梯攻城。谁知铁参政知道，预备撑竿，云梯将近城时，撑竿在城垛内撑出，使他不得近城。一边火器乱发，把云梯烧毁，兵士跌下，都至死伤。成祖怒极道：“不破此城，不擒此贼，誓不回军！”北将又置攻车，自远推来城上，所到砖石坍落。铁参政预张布幔当他，车遇布就住，不得破城。北将又差军士顶牛皮抵上矢石，在下挖城。铁参政又将铁索悬铁炮，在上碎之。相持数月，北军乃做大炮，把大石藏在炮内，向着城打来，城多崩陷。铁参政计竭，却写“太祖高皇帝神牌”挂在崩处，北兵见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射书进城招降。

其时高贤宁闻济南被围，来城中赴义，也写一篇《周公辅成王论》，射出城去。大意道：“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，不敢以尊属有轻天子之意。爵禄可捐，寄以居东之身，待感于风雷；兄弟可诛，不怀无将之心，擅兴夫斨斧。诚不贪一时之富贵，灭千古之君臣。”成祖见了，却也鉴赏他文词。

此时师已老，人心懈弛。铁参政又募死士，乘风雨之夕，多带大炮，来北营左侧施放，扰乱他营中。后来，北兵习做常事，不来防备。他又纵兵砍入营，杀伤将士。北兵军师姚广孝在军中道：“且回军。”铁参政在城上遥见北军无意攻城，料他必回，忙拣选军士，准备器械粮食，乘他回军，便开门同盛总兵一齐杀出，大败北兵。直追到德州，取了德州城池。朝廷论功，封盛总兵为历城侯、充平燕将军。铁参政升山东左布政使，再转兵部尚书，参赞军务。召还李景隆。

盛总兵与铁尚书自督兵北讨，十二月与北兵会在东昌府地方。盛总兵与铁尚书先杀牛酿酒，大开筵席犒将士，到酒酣，痛哭，劝将士戮力报国，无不感动。战时盛总兵与铁尚书分做两翼，屯在城下，以逸待劳。只见燕兵来冲左翼，盛总兵抵死相杀。燕兵不能攻入，复冲中军，被铁尚书指挥两翼，环绕过来。成祖被围数重，铁尚书传令“拿得燕王有重赏”，众军尽皆奋勇砍杀。北将指挥张玉力护成祖，左右突围，身带数十箭，刀枪砍伤数指，身死阵中。真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燕兵退回北平。三月，又在夹河大战。盛总兵督领众将庄得等，戮力杀死了燕将谭渊，军声大振。不料角战之时，自辰至未，胜负未定。忽然风起东北，飞沙走石，尘埃涨天。南兵逆风，咫尺不辨，立身不住。北兵却乘风大呼纵击，盛总兵与铁尚书俱不能抵敌，退保德州。后来北兵深入，盛总兵又回兵徐州战守。铁尚书虽在济南，飞书各将士要攻北平，要截他粮草，并没一人来应他。径至金川失守，天下都归了成祖。当时文武都各归附，铁尚书还要固守济南，以图兴复，争奈人心渐已涣散，铁尚书全家反被这些贪功的拿解进京。

高秀才此时知道，道：“铁公为国戮力最深，触怒已极，毕竟全家不免，须得委曲救全得他一个子嗣，也不负他平日赏识我

一场。”弃了家，扮做个逃难穷民，先到淮安地方，在驿中得他几个钱，与他做夫。等了十来日，只见铁尚书全家已来，他也不敢露头面，只暗中将他小公子认定。夜间巡逻时，在后边放上一把火，趁人嚷乱时，领了他十二岁小公子去了。这边救灭火，查点人时，却不见了这个小孩子。大家道“想是烧死了”，去寻时，又不见骨髓。有的又解说道：“骨头嫩，想都烧化了。”铁尚书道：“左右也是死数，不必寻他。”这两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场。管解的就朦胧说中途烧死，止将铁尚书父母并长子二女，一行解京。

却说高秀才把这小公子抱了便跑走了，这公子不知甚事，只见走了六七里，到一个旷野之地，放下道：“铁公子，我便是高贤宁，是你令尊门生。你父亲被拿至京，必然不免，还恐延及公子。我所以私自领你逃走，延你铁家一脉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虽是你好情，但我如今虽生，向何处投奔？不若与父亲姐妹死做一处到好。”高秀才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如今你去同死，也不见你的孝处，何如苟全性命，不绝你家宗嗣，也时常把一碗羹饭祭祖宗、父母，使铁氏有后，岂不是好！”铁公子哭了一场，两个同行，认做了兄弟。公子道：“哥哥，我虽亏你苟全，但不知我父亲、祖父母、兄姐此去何如？怎得一消息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我意原盗了你出来，次后便到京看你父亲。因一时要得一个安顿你身子人家，急切没有，故未得去。”公子道：“这却何难？就这边有人家，我便在他家佣工，你自可脱身去了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你怎吃得这苦。”两个计议，就在山阳地方寻一个人家。

行来行去，天晚来到一所村庄：

朗朗数株榆柳，疏疏几树桑麻。低低小屋两三间，半瓦半茅；矮矮土墙四五尺，不泥不粉。两扇柴门扁扁日，一声村犬吠黄昏。

两个正待望门借宿，只见呀一声门响，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，手里拿着一把瓦壶儿，想待要村中沽酒的。高秀才不免向前相唤一声道：“老人家拜揖，小人兄弟是山东人，因北兵来，有几间破屋儿都被烧毁，家都被掳掠去了，止剩得个兄弟，要往南京去投亲，天晚求在这厢胡乱借宿一宵。”只见那个老人道：“可怜是个异乡避难的人，只是南京又打破了，怕没找你亲戚处哩！”高秀才道：“正是。只是家已破了，回不得了，且方便寻个所在，寄下这兄弟，自己单身去看一看再处。”老人道：“家下无人，止有一个儿子，金去从军，在峨眉山大战死了。如今止一个老妻、一个小女儿，做不出好饭来吃。若要借宿，谁顶着房儿走？便在里面宿一宵。”两个到了里边，坐了半晌，只见那老儿回来，就暖了那瓶酒，拿了两碟腌葱腌萝卜，放在桌上，也就来同坐了。两边闲说，各道了姓名。这老子姓金名贤。高秀才道：“且喜小人也姓金，叫做金宁，这兄弟叫做金安。你老人家年纪高大？既没了令郎，也过房一个伏侍你老景才是。”老人道：“谁似得亲生的来！”高秀才道：“便雇也雇一个儿。”老人道：“那得闲钱。”说罢，看铁公子道：“好一个小官儿，甚是娇嫩，怎吃得这风霜！”高秀才道：“正是，也无可奈何，还不曾丢书本儿哩！”老人道：“也读书？适才听得客官说，要寄下他往南京看个消息，真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是真的。”老人道：“寒家虽有两亩田，都雇客作耕种，只要时常送送饭儿，家中关闭门户。客官不若留下他在舍下，替就老夫这些用儿，便在这里吃些家常粥饭，待客官回来再处，何如？只是出不起雇工钱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谁要老人家钱？便就在这里伏侍老人家终身罢。”只见老人家又拿些晚粥出来吃了，送他一间小房歇下。高秀才对铁公子道：“兄弟，幸得你有安身之处了。此去令尊如有不幸，我务必收他骸骨，还打听令祖父母、令兄令姊消息来覆你，时日难定，你可放心在此。不可做出

公子态度，又不可说出你的根因惹祸。”一个说，一个哭，过了一夜。次早高秀才起来，只见那老人道：“你两人商量的通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累你老人家。”便叫铁公子出来，请妈妈相见，拜了道：“这小子还未大知人事，要老奶奶教道他。”老妈妈道：“咱没个儿，便做儿看待，客官放心。”高秀才又吃了早饭，作谢起身，又分付了铁公子才去。正是：

已嗟骨肉如萍梗，又向天涯话别离。

高秀才别了铁公子，星夜进京。

此时铁尚书已是先到，向北立不跪。成祖责问他在济南府用计图害，几至杀身。铁尚书道：“若使当日计成，何有今日！甚恨天不祚耳！”要他一见面，不肯。先割了鼻，大骂不止。成祖着刷在都市，父亲仲名安置海南，子福童戍金齿，二女发教坊司。正是：

名义千钧重，身家一羽轻。

红颜嗟薄命，白发泣孤征。

高秀才闻此消息，径来收他骸骨，不料被地方拿了，五城奏闻。成祖问：“你甚人？敢来收葬罪人骸骨！”高秀才道：“贤宁济阳学生员，曾蒙铁铉赏拔，今闻其死，念有一日之知，窃谓陛下自诛罪人，臣自葬知己，不谓地方遽行擒捉。”成祖道：“你不是做《周公辅成王论》的济阳学生员高贤宁么？”高秀才应道：“是。”成祖道：“好个大胆秀才！你是书生，不是用事官员，与奸党不同。作《论》是讽我息兵，有爱国恤民的意思，可授给事中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贤宁自被擒受惊，得患怔忡，不堪任职。”成祖道：“不妨，你且调理好了任职。”出朝，有个朋友姓纪名纲，见任锦衣指挥，见他拿在朝中时，为他吃了一惊。见圣上与官不受，特来见他，说：“上意不可测，不从恐致召祸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君以军旅发身，我是个书生，已曾食廩，于义不可。君念友谊，

可为我周旋。”他又去送别铁尚书父母、儿子，人晓得成祖前日不难为他，也不来管。又过了几时，圣上问起，得纪指挥说果病怔忡，圣上就不强他。他也不复学，只往来山阳、南京，看他姊妹消息不题。

话说铁小姐，圣旨发落教坊。此时大使出了收管，发与乐户崔仁，取了领状，领到家中。那龟婆见了，真好一对女子，正是：

蓬岛分来连理枝，妖红媚白压当时。

愁低湘水暮山碧，泪界梨花早露垂。

幽梦不随巫峡雨，贞心直傲柏松姿。

闲来屈指谁能似，二女含颦在九嶷。

那虔婆满心欢喜道：“好造化，从天掉下这一对美人来，我家一生一世吃不了。”叫丫鬟收拾下一所房子，却是三间小厅，两壁厢做了他姊妹卧房，中间做了客座。房里摆列着锦衾绣帐、名画古炉、琵琶弦管，天井内摆列些盆鱼异草、修竹奇花。先好待他一待，后边要他输心依他。只见他两姊妹一到房中，小小姐见了道：“姐姐，这岂是我你安身之地。”大小姐道：“妹妹，自古道慷慨杀身易，从容就死难。发我教坊，正要辱我们祖父，我偏在秽污之地，竟不受辱，教他君命也不奈何我，却不反与祖父争气！”两个便将艳丽衣服、乐器玩物都堆在一房，姊妹两个同在一房，穿了些缟素衣服，又在客座中间立一纸牌，上写：

明忠臣兵部尚书铁府君灵位

两个早晚痛哭上食。那虔婆得知，吃了一惊，对龟子道：“这两个女人，生得十分娇媚，我待寻个舍钱姐夫，与他梳梳，又得几百金。到后来再寻个二姐夫，也可得百十两。不料他把一个爹的灵位立在中间，人见了岂不恶厌！又早晚这样哭，哭坏了，却也装不架子起，骗得人钱。”龟子道：“他须是个小姐性儿，你可慢

慢搓挪他。”那虔婆只到那厢去安慰他，相叫了道：“二位小姐，可怜你老爷是个忠臣受枉，连累了二位，落在我们门户人家。但死者不可复生，二位且省些愁烦，随乡入乡，图些快乐，不要苦坏身子。”那二位小姐只不做声。后边又时常着些妓女，打扮得十分艳丽，来与他闲话，说些风情。有时说道：“某人财主，惯舍得钱，前日做多少衣服与我，今日又打金簪金镯，倒也得他光辉。”有时道：“某人标致，极会帮衬，极好德性，好不温存，真是个风流子弟，接着这样人也不枉了。”又时直切到他身上道：“似我这嘴脸，尚且有人怜惜，有人出钱，若像小姐这样人品，又好骨气，这些子弟怕不挥金如土，百般奉承！”小姐只是不采，十分听不得时，也便作色走了开去。

延捱了数月，虔婆急了，来见道：“二位在我这厢，真是有屈，只是皇帝发到这厢，习弦子箫管歌唱，供应官府，招接这六馆监生、各省客商，如今只是啼哭，并不留人，学些弹唱。皇帝知道，也要难为我们，小姐也当不个抗违圣旨罪名起。”小姐道：“我们忠臣之女，断不失节！况在丧中，也不理音乐！便圣上知道难为我，我们得一死，见父母地下，正是快乐处。”虔婆道：“虽只如此，你们既落教坊，谁来信你贞节！便要这等守志，我教坊中也没闲饭养你！朝廷给发我家，便是我家人，教训凭我，莫要鲜的不吃吃腌的！”大声发付去了。两小姐好不怨苦。他后边也只是粗茶淡饭，也不着人伏侍，要他们自去搬送。又常常将这些丫头起水叫骂道：“贱丫头，贱淫妇，我教坊里守甚节！不肯招人，倒教我们南饭与你吃！”或时又将丫头们剥得赤条的，将皮鞭毒打道：“奴才，我打你不得？你不识抬举，不依教训，自讨下贱！”明白做个榜样来逼迫。铁小姐只是在灵前痛哭，虔婆又道：“这是个乐地，嚎甚么！”奚落年余，要行打骂，亏的龟子道：“看他两个执性，是打骂不动的，若还一逼，或是死了。

圣上一时要人，怎生答应？况且他父亲同僚亲友还有人，知道我们难为他，要来计较也当不起。还劝他的是。若劝不转，他不过吃得我碗饭，也不破多少钱讨他，也只索罢了。”虔婆也只得耐了火性。

两年多，只得又向他说：“二位在我这教坊已三年了，孝也满了，不肯失身，我也难强。只是我门户人家，日趁日吃，就是二位日逐衣食，教我也供不来。不若暂出见客，得他怜助，也可相帮我们些，不辜负我们在此伏侍你一场。或者来往官员，有怜你守节苦情，奏闻圣上，怜放出得教坊，也是有的事。不然老死在这厢，谁人与你说清！”果然两小姐见他这三年伏侍，也过意不去，道：“若要我们见客，这断不能，只我们三年在此累你，也曾做下些针指，你可将去货卖，偿你供给。”他两个每日起早睡晚，并做女工。又曾做些诗词，尝有人传他的《四时词》：

翠眉慵画鬓如蓬，羞见桃花露小红。
遥想故园花鸟地，也应芳草日成丛。

满径飞花欲尽春，飘杨一似客中身。
何时得逐天风去，离却桃源第一津。

柳梢莺老绿阴繁，暑逼纱窗试素纨。
每笑翠筠辜劲节，强涂剩粉倚朱栏。

亭亭不带浮沉骨，莹洁时坚不染心。
独立波间神更静，无情蜂蝶莫相侵。

泪浥容偏淡，愁深色减妍。
好将孤劲质，独傲雪霜天。

霜空星淡月轮孤，字乱长天破雁雏。
只影不知何处落，数声哀怨入苇芦。

轻风簌簌碎芭蕉，绕砌蛩声倍寂寥。
归梦不成天未晓，半窗残月冷花梢。

强把丝桐诉怨情，天寒指冷不成声。
更饶泪作江水落，滴处金徽相向明。

如絮云头剪不开，扣窗急雪逐风来。
愁心相对浑无奈，乱拨寒炉欲烬灰。

当时他两姊妹虽不炫才，外边却也纷纷说他才貌，王孙公子那一个不羡慕他，便是千金也不惜。有一个不识势的公子，他父亲是礼部尚书，倚着教坊是他辖下，定要见他，鴛儿再三回覆不肯。只见一个帮闲上舍白庆道：“你这婆子不知事体，似我这公子，一表人才，他见了料必动情招接。你再三拦阻，要搭架子，起大钱么？这休想！”只见这公子也便发恶道：“这婆子可恶，拿与大使，先拶他一拶！”这鴛儿惊得不做声，一起径赶进去，排门而入。此时他姊妹正在那边做针指，见一个先蓦进来：

玄□巾垂玉结，白纱袜衬红鞋。薄罗衫子称身裁，
行处水沉烟霭。未许文章领袖，却多风月襟怀。朱颜绿
鬓好乔才，不下潘安丰采。

侧边陪着一个：

矮巾笼头八寸，短袍离地尺三。旧绸新染作天蓝，
帮衬许多模样。

两手紧拳如缚，双肩高耸成山。俗谭信口极腌臢，

道是在行白想。

那白监生见了，便拍手道：“妙！妙！真是娥皇、女英。”那公子便一眼钉个死，口也开不得。这些家人见了，也有咬指头的，也有喝采的。大小姐红了脸，便往房里躲。小小姐坐着不动身，道：“你们不得囉唆！”白监生道：“这是本司院里，何妨？”小姐道：“这虽是本司院，但我们不是本司院里这一辈人！”白监生道：“知道你是尚书小姐，特寻一个尚书公子相配。”小姐道：“休得胡说！便圣上也没奈何我，说甚公子！”白监生道：“你看这一表人才，也配得你过，不要做腔。做了几遍腔，人就老了。”小小姐听了大恼，便立起身也走向房中，把门扑地关上，道：“不识得人的蠢材，敢这等无礼！”这些家人听了，却待发作，那白监生便来兜收道：“管家，这事使不得势的。下次若来，他再如此，搥他的毛，送他到礼部，拶上一拶，尿都拶他的出来！”却好鸨儿又来，撮撮哄哄，出了门去。那小姐对妹子道：“我两人忍死在此，只为祖父母与兄弟远戍南北，欲图一见，不期在此遭人轻薄，不如一死，以得清白。”小小小姐道：“不遇盘根错节，何以别利器！正要令人见我们不为繁华引诱，不受威势迫胁，如何做匹妇小谅？如这狂且再来，妹当手刃之，也见轰烈。姐姐不必介意。”正说之间，鸨儿进来道：“适才是礼部大堂公子，极有钱势，小姐若肯屈从，得除教坊的名也未可知。如何却恼了他去？日后恐怕贻祸老身。”铁小姐道：“这也不妨，再来我自身有处。”正是：

已拼如石砺贞节，一任狂风拥巨涛。

不隔数日，那公子又来。只见铁小姐正色大声数他道：“我忠臣之女，断不失身！你为大臣之子，不知顾惜父亲官箴、自己行检，强思污人。今日先杀你，然后自刎，悔之晚矣！”那公子欲待涎脸，去陪个不是话进去。只见他已掣刀在手，白监生与这